

Pieces of a Novel

逃脱

上面让我去抓捕马蒂亚·哈尔斯,那个电影明星。糟透了的某日早晨。 我开着车朝着西边行驶,引擎的声音略有些孤单。我知道再往前方走就靠 近了奥克兰的边界。我在很小的时候追着个结实的珊瑚球来到过这里,这 边什么也没有。

渐渐远离了城市的光线,天色黯淡了下来,道路逐渐开始出现一些缝隙。草皮变得光秃秃的,裸露出下面硬质而粗糙的黑色石质结构。

不出所料的平原,没有什么车,也看不到半头羊或者狗。单调至极,——直到一个两三米高的黄铜色电话亭出现视线中。

这是个从大陆支出来的不到十平米的小平台,平台四周的悬崖向上翘起,显得中间更加空荡,七支八叉的铁丝网将这悬崖包裹起来。那个黄铜色的电话亭就立在这平台中间。这不会有用,我们都知道的,马蒂亚·哈尔斯也知道,这是无法成立的逃脱。

马蒂亚·哈尔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穿着飞行员常用的那种硬朗的棕色外套,正站在那个电话亭旁边。这很明显不是军方的制式,这是她的戏服——她穿着这样的戏服就跑了出来。

我在道路旁找了个草皮稀疏的地方停好了车,从副驾抽屉拿出手铐(这

逃脱 79

又是个无用的工具)。哈尔斯就这样站在原地,安静地看着我准备好这一切。我关上车门,走了过去。就因为这点行动掀起了一阵浑浊。

扇开这些恶心玩意,我做出个抱歉的手势并拿出手铐。我看见哈尔斯点了点头——她认出我了——瞥了眼正半抬着的左手手腕,然后把两只手并在一起十分自然地递过来。她的左手手腕上戴着块粗糙的手工表。

"三个小时二十五分钟。"她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耳朵。

我愣了会才反应过来哈尔斯在说什么,尽管我此前已经见过这块表了, "你还在记录这东西?"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也报了个什么数字来着, 但我已经忘记了。

"不好说,或许是的,打发日子的方法。我接下来会怎么样,伯格曼 先生?"

她知道答案, 这只是一种社交礼仪。

"带你到电影棚去,然后在那把你放下来。你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哈尔斯面向城市的那个方向。高耸建筑的剪影在墨蓝色背景前摇摆不定,天空中时不时掠过一些模糊的黑影。"我们可以再在这里呆一阵。"

身前的珊瑚球滚过铁丝网构成的篱笆。我知道她要问出不合时宜的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这样说。毕竟,大家都不赶时间。电影棚那边不会着急的。大鸟从悬崖那个方向一扑一扑地飞过来,朝着城市那边去。

"……电……"

80 逃脱

"在摄影棚工作不好?" 我似乎打断了她的话, 但这无所谓。

"不,不是这个问题。"哈尔斯说话的时候有个坏习惯,会把上颌朝着左边斜过去,露出一种令人不快的表情。此前在屏幕上时,我以为这是"表演",但现在我确信了,这是她犹豫的时候露出的表情。"我登上过剧院。"

"所以……?"乘上剧院的人不会再回来,只有他们的信件会顺着再一次到来的剧院造访这里。我的姑姑给我寄过一封来自伊提的信,上面说她已经进入了伊提的国境,一切都很好,让我们放心。哦,这就是她有那块表的原因。"这块表也是剧院上弄来的?"

"不,也不是。剧院以外的地方,你知道的,'彼岸'。"

这是作为边境管理局的人偶尔会遇到的词汇,部分非法入境者会提到这个词。这里有纽约、芝加哥、费城、墨西哥城,更远之地有法国、意大利、伊提等等一大堆区域——剧院给我们带来这些城市的礼物,剧院上常驻的商人也会给我们讲述一些故事。

但没有"彼岸"。提到这个词的人总是神经质的,并且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在这里。即便从边界跳下去的人也会重新回来,但他们就是消失了。 并不存在"彼岸"。

哈尔斯这一提法的疑点在于,她确实不是非法入境者——哈尔斯出演过的那些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我甚至是其中几部的粉丝。尤其是她穿着白绿色格子夹克在百老汇唱歌的那部,电影院忽闪忽闪的光穿过模糊的小型气泡来到我的眼前,地板向我传达着电影中正发生着的微妙震动——那里面有一种无法描述的真实的质感。但我并不想深究这个问题。

81

这不是需要我参与的事件, 我只用确定居民没有自主地离开奥克兰就行了。

"这里和你说的'彼岸'有什么关系吗?上一次你可不是在这里出现的。"她看出了我在否认"彼岸"的存在性,很难说是失望的表情出现在她的脸上。

"那是哪里?"

"城市的东边。"

她保持了沉默,嘴里念念有词在说些什么,或许是一些计算。是城市 里的号声,一路传到了这里,在天幕间飘渺地回荡着。规律地起起伏伏, 海岸边的铁丝网和那电话亭都从视线中消失了。城市的光线逐渐明亮起来, 深邃而静谧的蓝色,一张柔弱的巨大幕布。漩涡般的鸟群从旁边滑行过去, 又消失在巨幕的后面,带起令人舒适的尾流。

旁边的电话突兀地响了。

"有一位女位偷渡者,马蒂亚·哈尔斯,你的熟人,西边。"

顺手从旁边的衣帽架上拿起帽子扣到巴特·伯格曼的头上。"对,是没错。"

我挂掉了电话。差不多了。咔哒一下,我让那个闪烁着金属光芒的虫子圈贴上了她的手。总是逃脱的公主,马蒂亚,再一次落网。

噢, 让雨冲刷奥克兰

风从西边刮过来,从那道路旁的两列房屋的中间。雨的前端在风的影响下形成了扭曲的白线,随后这些白线砸在地面上,完全碎开来。地面上的水汇聚到两侧,在路灯的灯光下形成了鱼鳞般相互平行的箭状纹路,朝着东方流去。街道上空被黑夜笼罩,彩色的光雾飘散在空中。

- 一种放松的感觉从我的头部灌下。约瑟芬·格林伍德、吉姆·格林伍德和皮特·戴维斯,还有许多人,都已经死了。
- ——那个人闯进了公园,拿枪抵着吉姆的脑袋,叩响了扳机,嘣! 只开放一瞬间的橙色花朵,吉姆的身子扭了一阵,然后像个麻袋一样倒在了那里。然后又是嘣,约瑟芬·格林伍德的脑袋也开了花。皮特·戴维斯在意识到自己死亡之前就昏了过去,但这个人还是对着他的脑袋开了几枪。然后他又随意地找了旁边的几个人,嘣嘣嘣。

那些人应声倒在了我的身边。我站在离吉姆不到两米的地方,这个人的眼睛对上了我,一双空洞而疲惫的眼睛。他的牙齿咬得很紧,就像只要一不留神,愤怒就会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变成毁灭世间的巨炮。

那夺走人生命的可怕武器就对着我,我看着他扣下了扳机,但是什么 也没有发生——刚才那是最后一颗子弹。

他怪叫了一声, 扔下枪和血迹斑斑的马甲, 然后沿着公园的步道一瘸

一瘸地离开了这里。血沿着雨水四处流动,黏在晕倒在这里的诸多行人身上。那个摄像机还在工作吗?皮特·戴维斯的腿纠缠在三脚架和诸多的电源线之中,乱成一团。

喇叭声突然响了起来,斑马线和两侧的楼房提醒了我正站在马路中央。雨水顺着手背的皮肤往下流,手戳进了低温塑料袋。我往后退了几步,让开挡着的车辆。安康鱼从眼前缓慢地驶过——这后面看起来跟了不小的一串。

给他们添麻烦了。下班的人们。上了发条的八音盒被水滴打湿,钢尺 拨动着那些一丝不苟的颗粒,发出高低高低的清脆声音。颗粒,如此一圈 又一圈,一遍又一遍。流逝而过的车辆。周而复始的邮号,将他们(我们) 从床上拉起来,告诉他们(我们)今日不同于常。像灰尘落入了金属颗粒 的王国,歪斜的光照进了无穷平行的线,照进深海般的沟壑。

狭窄的过道中端着餐盘疾驰而过的侍者,天空中悬置的两轮黑色的星星和飞艇大小的鲸鱼。闹钟酒吧的灯牌在这雨夜中闪烁着诱人的光彩,和灰蓝色的城市区别开来。攒动着灰袍的广场被雨洗了个遍。街道上有一些行人——缩在角落里的乞丐朝我这边看了眼。

这是来到奥克兰的第三个月,或者第四个月。我仿佛已经写了很久, 有的时候我真想把我的笔摔在马路牙子上。但我心疼我的笔。再过三四个 月,它或许就能够发表在什么杂志上。

有些冷。衣服已经湿了, 我应该回到酒店里换套衣服。你看, 这雨多大。 灰蓝色的城市。 我听见了晃动雨伞抖水的声音,噢,是那位警察(应该是警察),刚 才我看见了他在街对面,就是我在街正中的时候。他穿着身不起眼的老旧 风衣和一顶不怎么合适的棕色帽子,里面是一套简单明快的正装。经典的 为政府干事的行头,很适合他。雨水沾湿了他的裤脚。从哪个地方赶路至此。

伯格曼先生收拾好了自己的伞,开始打量起面前的这栋建筑(正是我刚才端详的这栋),掏出个有些老旧的笔记本在上面写写画画。

——这个人和出现在广场的那个人很像,都带着一种疲惫的眼神,都 能喷出火来,我敢打赌他的腰间挂着同样的怪兽。他的枪抵在我的太阳穴, 钢笔戳着我的喉咙,他的鼻息冲击着我的耳廓。

他看起来是注意到了旁边有个人,把自己的笔记本合上,"女士,您 在这里,一个人?我想问问……"

"噢,我今天的活干完了,打算回住处。"我推开了酒吧的门,回头又望了一眼奥克兰的街景。我没来得及和那个人交换名字。在某个夜晚闯入了酒吧,挨个拎起酒客的衣领询问一些什么。他和我心不在焉地聊了几句,干净的左手搁在小桌子上,就在我的对面,另一只手则在桌下的阴影中。手上的茧很扎实,深凹的眼眶,正着急着赶车的旅客。他消失在了酒吧更深处,一头扎进了那个血流遍地的水上公园。

恐怕未来百年, 奥克兰还是会像今天这样, 繁忙而麻木。如威尼斯屹立于海面之上, 奥克兰也拒绝了属于它的湖。噢, 巴特·伯格曼, 我忘了他还在这里, 张大了嘴巴, 握着自己的雨伞像个傻子一样。管他的。布罗达尔宾。

特工霍华德的周日

狗屎的 2 月,打开窗户,最冷的天从外面灌进来。旧金山 - 奥克兰海湾大桥,始建于 1933 年,如今看起来老态龙钟,我都不知道我知道这些该死的知识有什么用。我站在紧闭的门外,抱着那束本来应该在情人节就送给莉莉的花,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外面有人,她挂断了我的上个电话,而再上个电话,她情绪很差,我听出来她喝醉了,旁边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那是去年年底的事情,而我在奥克兰。就是在这么倒霉的时候,手机给我递来了份我更不想看见的东西。

——来自狗屎组织的通信。

我一直在纳闷,什么样的人会为这个莫名其妙的组织干活。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到底是怎么信了邪,然后我的好友、我的过去和可能并不长久的未来,都和这个建议我时刻保持痴呆的组织绑在了一起。还有坎蒂,汉斯死了,他的语气都没有半点变化——可惜我当时躺在床上,手臂里插着堆花里胡哨的管子,我的拳头才没有直接招呼上他那皱缩的脸。这个尖声尖气的大理石阴鬼。康复后我不再被委派到奥克兰参与行动,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确认了两遍,这是坎蒂常用的口吻: "恭喜你成为被试。地点:奥克兰大学光学楼防空洞,直走三个房间再左转。"没有备注时间,那就是

指尽快,现在是下午五点,"通情达理"。我给莉莉留了个画着爱心的便签,把花束放在旁边,然后离开了这里。对不起,亲爱的,又是工作。"又是工作"。我需要抓紧,希望这不是我能想到的那个最糟糕的情况。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我刚刚离开车子,就在街头看到了克洛的车,停在那个小巷口的垃圾桶后面——她的车引领我一路追寻至此——她不应该如此大意。

"克洛失踪了,是 NPPD 的朋友递过来的消息。"站在阴影里的小个子糟老头就这样开了口,在我刚拉开实验室虚掩的铁门、门的尖叫声还未停止的时候。地下室清爽舒适,能成为理想的书房。我接过他递来的一叠纸质材料。几张打印出来的监控记录(里面有几张出现了克洛),带着 NPPD 印章的请假书,克洛上司的联系方式,我的掩护身份和一张 U 盘。我的希望落了空。

"那么?现在需要我找到她?我一个人?"

"是的,暂时。我们正在调集附近的人手,但这需要时间。"坎蒂的语气毫无波动,带着比我中学地理课老师还要笃定的语气做了这样的发言。

如果坎蒂还有半点人性的话,也来自于这个间接救下的那些该死的人类的歌剧之夜,如果这行动本身还有价值的话。坎蒂看了眼自己的表——主管看起来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而不是不耐烦。

我踢了一脚无辜的垃圾桶。我的上司曾问过我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二十三年前,那个名叫巴特的混小子踢完足球,抱着球鞋,在那个火烧云格外艳丽的黄昏,回到家里去见那个让父亲远走的毒瘾母亲。巴特看见她 躺在自己的床上,缩成一团像个木乃伊,皮肤苍白,暴起的青筋蓝得像街头的塑料水管。她停止呼吸了有些时候,手上攥着个不知道是打了一半还是压根没来得及用的针。

上帝将我从粪坑中往外拉了一手,我感谢他,空气清新地让我立刻就呕了出来。后面我加入了缉毒局,再之后,我加入了组织。我终将死在这些岗位上。我是个为了母亲的死而开心的狗屎罪人,婚姻不在我的人生清单上——准确来说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有腐烂得彻底的庸俗的道德主义。

汉斯,或者说更应该称为亚当森,是我的老搭档——在 NPPD 成立之前就是。那时候坎蒂还没有掺和进来。亚当森和温妮关系很令人羡慕,以至于我向来都认为亚当森不应该留在组织里。亚当森听了我很多酩酊大醉后的牢骚,比如那些离谱的缉毒局的"公事",恐怕听了一万遍。亚当森让我多多少少有了些面对这些狗屎事情的勇气,我听从了上司的提议,于是我收获了莉莉。然后亚当森就死了,我拜访过好几次温妮。这是个顽强的女人,我打赌温妮比上千个亚当森加一起还要顽强,即便是在葬礼的现场都没有露出半点颓丧。但我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很尊敬她。

温妮没有责怪我或者克洛,但她肯定知道那时我就在现场,我没有拦住亚当森去送死。哈哈哈,我们在对抗能预测未来的毒贩,这是奥克兰花边报纸都不敢报道的内容——压根不会有人信的,这简直就是个笑话。亚当森就在这个笑话中死了。我们从一开始就被算计了,从坎蒂召集我们那开始就是——我们像个小虫在那些疯子织成的网里死命地挣扎。太顺利了,找到毒贩的信息,甚至锁定那个工厂的坐标。但这都是马后炮。

"这是个陷阱。"这是汉斯最后一句话。爆炸导致的音波将我震飞了出去,玻璃渣子喷了我一身。对讲机坏了,我找不到诺拉的身影。或许是我,或许是诺拉向组织发送了求救信息,于是我得以苟活。

说实话,我和克洛交情并没有很深,她显然也没有完全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我忘了她参加葬礼没有。她应该来了,在某个角落。在葬礼上看着那个棺材,我觉得上帝将我拉回了粪坑,也或者我从来就在粪坑里没有离开。但和当时不同,现在我有莉莉了,尽管我感觉到她正在离我远去。亚当森和那个时刻的自己让我留了一命。以及现在我还有些事没有做完。

我走到屋檐下,收起伞,打量了一下那个看起来脏兮兮的旧大楼。平庸的报刊亭,一家廉价的美式汉堡店,不甚干净的花店,还有个看起来闭店很久的玩具店。

我合上了笔记本,那边有个看起来正在思考人生的乞丐,和一开始就站在旁边那个莫名其妙地笑着的年轻女士。直觉告诉我这位女士的出现多少有些玄机,"女士,您在这里,一个人?我想问问您有没有……"

她带着枯萎的微笑, "噢,我今天的活干完了,打算回住处。"然后 她自然地推开了那扇玩具店的门,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不。

钟

看了眼手表,它在这里胡乱地晃动着。我们没法指望它给出正确的时间,倒不如说它在这水下还能转动是件稀奇的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这块表的场景:我的眼睛被两只手遮住了,再睁开的时候,这块表就装在一个精致的小礼盒中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这应该是杨送给我的,那时候我们玩得很好。杨长着个瓷娃娃般的脸,在那粉红色的裙子和阳光的映衬下看起来更加可爱。她喜欢捣鼓她的小短腿,沿着她们家和我们家(我们曾经是邻居)的篱笆中间的小石板路冲到我家的院子里。

爸爸在家附近一座大风车旁边的树下做了个甚至能放整张沙发的木屋。在第一年,我喜欢趴在木屋里面看着隔壁的树杈上的鸟窝和鸟窝中的一家,第一年的冬天,这些鸟离开了这里。第二年我迎来了位新的访客,这就是杨。

尽管我现在可以如此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和杨肩并肩趴在那粗糙的木板上, 抠着粗糙的木屋墙壁的场景, 往下的绳梯在微风下晃来晃去, 大狗在草地上来回扑腾, 追着一颗蓝白红相间的皮球。

再之后,无数曾经无比真实的细节如今都宛如梦境一般,让人难以回想,让人觉得痛苦。它们飘渺而遥远,如今除了这块疯狂乱转的手表,没

90

有办法证明那些事情曾经发生过,发生在这个名为马蒂亚·哈尔斯的人身上。 这块表是不是真的来自杨的,就是现在的哈尔斯考虑的问题。

马蒂亚·哈尔斯从来就没能成为真正的作家,尽管她带着这样的希望,乘坐剧院,穿过了大西洋和美国大陆,一直来到了美国的西边。有的人称呼她为电影明星,因为她出演过若干个剧目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马蒂亚不愿意认可这个结论。马蒂亚·哈尔斯希望完成和杨的约定,成为一位小说家,完成自己没有写完的那部小说。就是从她刚来到奥克兰的时候就打算完成的那一篇。但如今此地已经无法再给她提供任何灵感,马蒂亚这样整理了自己的情绪,从电影棚逃走了。

这就是我一再出现在边界的原因。但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这里和逃离奥克兰有什么关系,或许这里曾经有过逃离此处的办法,但已经不再有了?这里只是一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空地,以及这个为何立在这里的电话亭。篱笆将悬崖围了个干净——有人试过从这里跳下去吗?或许我改日应该试一试。

我知道巴特·伯格曼,边境管理局的人,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在这里,并把我带回电影棚。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了。在第一次我见到巴特·伯格曼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熟谙了这套流程,他说我已经逃脱过很多次,我反驳了他,但他只是笑了笑。后面我知道他是对的,我逃脱了很多次,或许我忘记了其中的几次,或者错把别人的过去当成了我的,就像我的过去看上去也如此陌生一样。慢慢地我熟悉了这被捕的流程。

你看,巴特·伯格曼如约出现在了这里,并把车停在了个合适的地方,

钟 91

戴着帽子的脑袋从车里面钻出来——我见过很多次的场景。伯格曼先生很喜欢发呆,仿佛他的脑子总是在和什么小精灵交流着,看着空间中的某个点沉默一段时间。他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朝那边走过去,这就是每日发生的一切,或者时不时就发生的一切。

伯格曼看起来是想说些什么话,但最终沉默覆盖了整个旅途。我清楚 地知道如果某个话题被提起,那么接下来的回应应该是什么,伯格曼也知 道这一切。于是对话在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一或许他的脑海里正在盘算着明日的抓捕行动,但我清楚地知道即便提出问题,也无法得到我想要的回应。所有应有的回应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一部薄薄的台本之上,然而慵懒的剧作家只创作了一天的台本,于是演员们也只能应用上面这些被嚼烂了的台词——这就是所有人都清楚的名为"生活"的东西。在我飘渺的记忆里,世界曾出现过白天,那时月亮只有一个,但就像放映在电影中的奇思妙想般令人难以置信。世界的夜。

HOLLOW MAN (excerpt) by GEORGE ELIOT

The eyes are not here

There are no eyes here

In this valley of dying stars

This broken jaw of our lost kingdoms

In this last of meeting places

We grope together

And avoid speech

Gathered on this beach of the tumid rivier

Sightless, unless

The eyes reappear

As the perpetual star

Multifoliate rose

Of death's twilight kingdom

The hope only

Of empty man

